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碑

蘇公胥[?]源新成文昌橋碑

郡東出數十武絕汝水而梁亭[?]于信盱連于塗章冠蓋郵驛之使無虛日寧以東行爲良橋宜廣以紓而居人旅子肩摩踵錯其亟於斯也固

晝夜然矣橋之以石也宋嘉泰始也橋之名文昌也宋寶慶始也而唐季柏倅虔冉記乃云汝江趨文昌橋非橋也堰也入元兵燹相仍橋政無所攷至嘉靖間守陸公堂與令林公恕卷石易木則其先欜也六十年而金隄復水以全力注橋橋敗將趙州學所記橋隄足兩存者非耶後視敗卷乃有土其中水入而𤄊宜矣守張公

試輒募民毀故甃而加大者四數年而丞晉江
朱公于讃署郡檄驛丞孫耀祖募修其餘仍樸
爲梁成且三年矣而倏以燼公私咸病焉春夏
間水暴下橋敗石犬牙立破船而漂流卒不可
救者歲常百十人號哭聲被岸而莫敢以告以
告莫爲緩急者費也天以蘇公惠民至而顧視
其址曰此豈不可更爲耶視務努慮募民民劬

吾有以處此矣夫民上所使也闘之用地者以利用天者以時而用人者以和不和而强使之千萬人不能用也和而使一人焉可也和莫若以道公清微虚遠以道正其體顯允疏越以道弘其用與物無營而與民有經所治官屬大夫士下至閭巷匹夫匹婦之微與同憂樂急人之善而寬其過得可而止其容萏然其中穆然未

期而士民安之豁如也滌疵導休善氣條遂公所起意莫肯吊戾於是耆稚士女皆知公有意乎成梁而未知所承也有馬之婺婦人持其半歲孤兒來訴曰是兒家累千金欲得者衆懼無以覓此子公喜而頷曰役其濟矣令婦人出而意示其宗老曰財散則孤兒安以爲梁誰爭彼者乎宗老以語婺婦人婺婦人曰謹如命公起

曰信哉必若所爲府不汝與也立爲徵匠于閩化新安所嘗治金隄者以來而擇三月良日首事以聞監司莫不允悅而公乃始進耆老百工而教之曰若知爲橋所以固乎宋守王君讜始爲石梁而屋之乎以板火漏其隙江風扇之不可向樸昨之火猶是也慎無欃與板而以石上下之縮水門之一而增高焉攏之無以土成無

以郵閣雖屬焚火無益也中爲亭以休而繚其闌以憑若是則水火之卒至而風雨之無時其將免乎皆曰謹如命于是精耆指麾信老庱支官爲役以示其發伐石冶鐵排楗鍛灰平備善佑讙往躍來蓋十月而水門具逾年而石道平何其快也官無羨稽民無勸追何其佚也橋成而居者連連行者翩翩又何適也高雄敞鮮旁

無蔽虧南望石門金隄北望鍾陵劍墟溶溶葱葱開煙翕霞臺城參差豐茸萬家亦何壯也長雲亘施潛颷折蟪禾無害菑又何固也一雨驩舞道幸以爲天地人合發於兹不知我公所以執天機立地符起人心者盖有道焉道至而功成而公不言功郡士民與家封君謀所以言者以命予小子謹爲記而永之以銘銘曰星上𡵓

用旁魄精氣形上曰道形下曰器道以成物器
以濟世濟世惟梁上直文昌何彼祝融延于戴
筐傾何耿紆孰爲其扛其扛有神除舊布新帝
降不遲我公天人恭儉惟德清明在身滌蕩苛
疑疏衍純真上義下順流歠去慍不肅而成不
言而訓匹婦之微亦效其信遂梁河關丁丁鼛
鼛構衛塡河嬉子移山漸履其安壯觀以還累

石鬬巃瓏玲空洞委若龍躍舒如鱗蹙廻瀾束
湍堅立不動高視遠陟如睨道陌交龍東南狹
倪西北金石岐峒隹氣四塞隹氣維何得道者
多道以政通政以人和如砥如岡如切如磨旁
關以備中亭以憩百世之嘗期月而濟公不言
功歸之天地公功不忘川流記央端明惠州宣
火寶居惠我來蘇繼繼皇皇日千萬年公在文

東莞縣晉黃孝子特祠碑

今上辛卯夏余以言事尉滁北冬道南海過哭再從父墓東莞焉撫友人祁衍曾之孤遂如羅浮而諸生陳君啟心者乃以書來爲其先賢晉孝子黃公舒特祠欲有以記也然孝子生處其地乃劃在新安界中孝子晉人也家貧自力藝

侍雖盛暑未嘗不冠帶親意所在千里之外不以為難親死皆身為墳而廬深野中無人猛獸左右嘷安之也每夜定或與月號哭聲常飄蕭出林薄隨悲風遠聞人為泣下獨日飲一杯糜形色枯槁人勸其還哭而不答行路之人皆曰黄舒今之曾參也有司表旌其居曰參里里有山岑蔚可愛為參山有孝者聞如此至於今且

千年矣學宮闕焉不祀何也而諸生中若李元
表祁衍曾陳啟心此三人讀書而豪以言於縣
令樂安董君董慨然曰此嶺表人士之初也曲
江諸賢猶在其後而郡以上學使者莫不歎動
焉然有以新安疑者董君曰入新安界者今爲
莞人者昔也乃擇日附主學宮亦十有餘年矣
矣一人來視縣事竟議祀之新安而主在東莞

學官者遂置屏處是時祁生病且死李生一人
不能爭而陳生目又廢然獨發憤抱其主以出
且言曰仁人孝子天下一家東莞新安故非兩
邑也今已罷祀主無所歸生等願不煩費縣官
一人一緡錢但得城北空外地七丈餘足以容
主令東莞之人有父母者得望見焉覩學者許
之三年而後克成多里中賢豪長者資之陳生

首義嗟夫陳生有其心無其目矣猶感憤好德
千載之前舉義如是况夫有心有目者哉而是
時東莞偩何真之祠亦成貞於元衰亂時有粤
地十七歸　高祖贊於尉佗遠矣讀其書不使
人感惻而嗟咨孝子無尺土之柄獨身寻一夊
母又非有奇孝其孝閭野人所得爲也至今人
人讀不能半其傳即涕歎結塞皆願如黄孝子

事其親廟有子皆如黃孝子固未有顧如東莞伯者也豈非雄力智數之事於人心必有所歉然而接神明感天性乃在於其根本至德也與詩云天生烝民好是懿德言此烝民是天生而然孝德者所以不忘其生故烝民感動尤至歲月之所不能淶地界之所不能分在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言凡非不得祀者也況如孝子者

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莞之人得而觀焉
庶亦有類于孝子者乎余嘉陳生諸人所爲好
德必行其意者也而銘之以告莞之人銘曰粤
於西晉荒落蒙靡不知父母乃有孝子生死至
性愛而有禮哭不能言心孝而已緜緜嶠士孝
子伊始鄉可以祀豈有分里爲主特廟厥義良
偉有門有堂有稷孔攜闢門在左石梁在右江

水在前脾峴在後稍有形勝儼雅宵峭汝莞之人誰無父母有孝以教誰為來者亦有人子來攻斯土惟孝以忠神明是與遙遙參山氣鬱且明其類維何樓觀蒼蒼冠帶愴泱鬱夷有風我爰為銘以感人心

惠州府興寧縣重建尊經閣碑

天下珠碧孔翠香澤奇絕之玩寒之不可以衣

蠛之不可以食蠻黑而踰五嶺之南毒蛇飛蟲
蔺莨百有一死之地務取多而爭美以燿其軀
顏充其室御而相與夸給上都中縣之人以爲
是能得所不易致者至于六經先王聖師所爲
飲食被服天下入于性命形色之微由乎文理
事業之大積之若尺棰而用之不可既陳之若
九鼎而其用日新此其相珠翠奇麗也不亦悉

乎又非有遠萬里險絶巔蟄之虞安坐而致各
可以相得而無吝以夸者然過之而不取取之
而不能以多畧其粗而不爭其美者何也且彼
之取焉者有禁取六經者非惟莫之禁耳苟有
意乎爲人上者將歌然而與之惟恐不家箭而
人諷焉何也法不勝道道勝而風移吾亦可以
簡法而治也然予竊下之能取于六經者鮮矣

雖上之人持六經以于人者亦未能往往而是
教衰道微上之人亦猶夫井古䢴今之爲見爾
于友兪氊中臺史侯殆有意乎爲人上者顧之
東有惠惠之東有興寧而侯在焉侯爲人偉好
頎秀而髯望之知其神君也行嚴而貞衷理以
平民有弗若矜哀之不忍以刑鏗鋐嘔响反復
再四而民於是乎始知法矣侯曰是未可以及

化子云入其國見其人其經教可知也吾與寧
之人性潔敬與情廣厚與能知類而屬詞與入
吾境覩吾人吾殆未嘗以經教矣夫士以式民
而經以式士於是博士王君學淵連君瓚帥羣
弟子而進曰世有積而必披道無漁而不澄惟
惠靈山鬱州衣冠之氣被于輿寧大望其恢九
逮遂淸父老子弟不見兵革者殆且百年于兹

生齒繁遂庶而教之亦維其時士專一經束于
功令未能旁暢方以不獲人師遠于固陋是懼
而侯身以明教爲我人師其不終鄙夷之乎侯
笑而謝之於是簡賦薄籍休暇有餘時從博士
諸生横經各授以先王聖師所以豐給美好吾
人之意問焉以言如發祟山如脉波流士皆鼓
舞沉詰如㮽于志然後知侯之大有得于經而

邑之大有得于侯也侯曰未也當爲汝士廣置經籍不可以無地起而循學之北爰有莽土焉是可以營而尊吾經因以益飾其學宮屏廡門得請于上而晰其廣深度其几楹不煩而庀不張而壘不亟而成成之日侯與學官弟子喜而落之覩厥美富精志踴悅乃庋乃儲亦籍在巾經以聖典緯以賢謨肴以史志稗以百家芟甁

選醇惟經是尊侯喟然曰以是爲尊之已乎尊
天者用其日月風霆而後曰仁尊父母者用其
聲色意氣而後曰孝尊生者用其饑渴寒暖之
時而後曰知經于人如天如父母如生尊而用
之性命形色之微文章事業之大皆取乎是不
然皮閣之鑰管之繹日而蠹焉有啟閱者焉以
辨以文弗躬弗視此又以六經爲孔翠珠碧之

玩者也非吾則貴于尊焉者博士弟子拜手曰
侯之言大不可以無傳千里而謁予以記于固
知侯之所以經政非其邑而止也盖侯之鄉人
祝公允明常令于兹記其邑之水利而靡害且
曰予既美水功傷其局於斯域而弗普又傷夫
人之弗克用來者若以自況云予亦美其言而
未大也若夫六經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尉

於其域未嘗局於其域也雖夫人弗克用之亦
未嘗不爲其人用也况夫上之人脉脉然醜醜
然教人用之而有弗克用者與昔之祝公能用
水今之史侯能用經異月以經術用天下自興
寧始不亦偉與記而系之詩天作高山寧昌是
壤劃然中開沃野夷原雄雄學宫附麗而遝如
寢斯鍧鼓鼘在前東有雞靈寶山燭天神光貫

人鳳翔其西屬海于河或委或源昞于六經光

響亘延剖山覩河汯取而捐實物寔儲宜抗而

宣西勢其險龍淵則蟠我經秩秩我閣憲憲月

口斯成登降歡欣圖書若星衿帶如雲從侯流

觀樂侯笑言道高且明莫敢不尊屬侯德心不

朽斯文我言是徵以訊其人

遂昌新作主敬碑

遂昌爲栝蒼郡西南邑治萬山溪谿中介長松龍泉犄毗境也西北而南延衢嚴婺鄱犬牙信州以捷于閩縣邈與絕緩急猝不可撽制地少田畜而豐于材其芟蒔新桴則旁郡之流傭也多隱民焉而鄉若邑長老子弟無賴者常藪其奸與爲利盜以故出没不可迹夜掫者復多虎憂而境旁數礦近詔止采盜亦時時有之余昔

治此故未有城橫亘一街可步而竟居人悉南其溪而關以一橋門可闔而入也念城之旂無見儲不可刑政者吾城耶乃稍用嚴理誅殺虎十七而勦殺盜酋長十數人縣稍以震因循四五年乃幸無事然意未嘗不在城也余去治一年而遂有殺人于市橫橋門而去者民稍息以諄歷三政得吾語宋幸公以名德淵雅來蒞茲邑

秉素絲之心持大車之體當其操執介然雖極
勢力權利之衆不能奪也一意約損與民休漸
時以治客衣食無所餘至不能遣子嫁女訟明
而寬清惠聲有聞千里之外民習教令盗日以
遠而公亦且上三年計最矣尤惠顧其民日縣
如是其亦舉無陋邪與獨如城何吾不能為千
仞石城而土城數仞之其可乎請于上而謀于

下必躬必親引溪度山晝圻而程物力有宜脩
餘有經以賦有司以屬其耆神告戚庥不可以
疑築蹕緪趨橐鼓弗渝邪許句婁禳民懽謳大
姓居閒欣焉自完屬閒塡埤工倍于官察所不
任官董其難以楨以茨民乃不煩蓋數百丈之
城數十日之間而公與士民休然後請具文書
報成事矣士民擇吉釁謳歌舞用塞司隍之貺

而懽呼稽首爲公謝曰保障有邑以來未始有
也公始從官屬民履其壖莫不仰天嘆曰兹役
也不欐巢而窺不睨隙而遠不髹粉而華不圖
拒而固蓋我公之時也公嗛然俯首而謝曰良
以藩吾坊之人安寢無兆謹司之而已邑近賓
而寵幸國家無事與時虞盜兵之來邑之君子
阻溪而陴或跨溪而城未可知也語不云乎推

輪爲大路之始累石委土庶幾自吾始乎雖然
昔人比志金湯志而偷三里城猶折樊也邑雖
小其無四維腹心乎城汝士民所以自衛也吾
行矣已而監撫使者上公治行求郎丞括蒼綜
其勤績不報而且以知瓊管萬州事士民愈用
謳思以城于志也千里而來告成且求銘于所
不能爲士民庇依者公能爲之其又何敢以辭

銘曰天設一下冒險不可升繚以地形山川丘陵
維城弗容缺其戚犍旁邑連延伏奔攸與蒐慝
討亡憎莫勝懲我公來治惠和清澄士民安歌
不吪不騰覓而盜還有德者能公曰其然維城
是應君子之堂叢山爲肱引梁爲喉帶溪爲膺
隳隧如夷出沒我乘溥城寔難連墉具勝乃十
乃營于來烝烝其氣溶溶其聲翯翯循淮迤邐

裹山峻嶒垠疏者新碕堅則仍兩絕兩聯兩埤
兩增隱以冲冲削削馮馮其横霓聰其矗雲昇
自公指麾材宣力凝和會陽陰作中梁絙以裕
而升有遠而恒橋扉汲門偵管是就士女朝迫
以牀以蒸牛羊夕歸靡夷靡崩甘寢露藏厥無
盜憯赤烏以來百雉斯稱業以時臻道在人弘
百世之仁我公是徵隰酒麗牲神依所凭報[illegible]

公功于亘于蹬戒邑于隍以莫不承

麗水縣修築通濟堰碑

經立世業之謂才遘會世機之謂時引天地之力極五行之用開塞利害減益盈涸早算旁拮時祭頡斷非才莫可以為也雖然獨智不與以慮獨勇不與以成視其氣萎於結裔祀謫帩疾此其時雖有訓事其亦可以已矣若夫時敘嵛

好上下和茂山川精朗若發其覆雅頌流委士
女遊豫煥若新洗耆長喜壽癃滯思起有時若
此而爲其長上若有事焉若開若塞若減若益
揚推指顧皆有華澤官師吏事手語心諾則何
慮而不發何斷而不成天下國家之事機有向
悖業有興廢盖莫不因乎其時者子嘗試爲長
吏於浙之處遂昌也而感于麗陽千數年之前

何如時也所謂其事無不可以已者耶今何時
也鄭公爲郡而樊君爲長盖亐以遂昌謁郡而
道松遂之水源高急砂礫不可以舟松而後可
以舟也過濟堰在麗水西界中其堠有龍祠可
以陰堰源一斷之爲三所溉田百里最爲饒遠
而並隄居吒常盜決自喜米鹽之舟水涸硌磧
如縷常曲折徙泄而後乃可行堰歲積以非固

比益以水敗而並堰以下若司馬章田寺逕于
河東亦皆以蕪廢不治寶定之呂碧湖之湯父
老以聞于予未嘗不嘆息而去欲爲一言其長
會歲少旱而麗饑松閉之羅麗人評受事者幾
以雨敗予嘆曰水事不修而旱是誤者何也去
十年而麗人來問其堰曰畢修矣夏之六月我
樊侯始用祭告有事于通濟堰七月覽其旁下

諸堰盡于白橋皆以十二月成諸堰之費千百
通濟裁倍早期之勤數世之食也曰何如矣曰
先是春正月龍祠傾野火燒其門如將風雨者
有虬蝘焉象輿廻翔其上而火已居人請新之
我侯來覩而周徊于堧悼其徙以隊問其故則
與所以敝者次第起行諸壞堰各從父老所問
所為修復費心計而首領之以上太守鄭公公

渠然日坊敗而水費則移而水私固賢長吏事
也其以上司道車公公報可而侯乃始下令齊
衆均力與財侯常以其俸入身先役之民所願
平準所度田自爲浚葺者聽大小鼓舞集而後
起序而後作築崖置斗疏甴窒穴開拓諸渠縱
廣支擘視故所宜遊枋具石易其朽溯謹察匠
石分寸畫一啟閉隨驗高下不失是役也賢

約而功溢候乃以西人擇日上成事受慶報賽
伐鼓鳴瑟有士有年上下無患是謂承逈乎憮
然嘆曰侯之才敏至是耶麗人曰非若是而已
歲嘗早侯從鄭公禮於麗陽之山畢吁而雨乃
新學官從鄭公講五經于堂芝草生數十年而
弟子之舉于鄉者三人上春官者一人侯之才
盖通天地而幹五行非水事而已也乎嘆曰而

亦知麗之有侯樂乎昔麗之人踏㞠晉視今麗之人飛色吐氣則吾見麗之今日矣鄭公樊侯皆有春秋僑肹魯公宓子之意篩書不以勝委遁此咤不以移色矣士民休居貌若有餘工其樂有汝公汝侯道達謳于醲潤郁鬱精㲯發越流止土石氣莫底關聚人而人理疏川而川治此亦汝麗人千祀之一時也其又何有于數十

里之水坊閘龠爲麗人喜而拜曰今而後知所
以樂有吾麗也將銘侯功于龍之祠莫可爲若
予宜爲銘銘曰麗陽阻山磽陿其畝仰雨無時
迄東有衍絕潦而西百里爲沃釃水以彼壅湖
以屬事始惟梁司馬詹南宋令日視乃作石函
遏守成大冲著水則源極中下槩衡南北股引
三百派餘七十我匽我斗以注以挹及坦而新

必智與仁水有夯渝土亦善湮有龍自天祠于
堠左既貞其旱亦戒于火庚雩于川膏雨其隨
來視其祠亦民是爲起行諸堰或屬或散都十
有一敝二其萬彼決弗苴彼偷弗治如水斯平
不平以私石久則裂枋久則腐歲比必有易爲
其故疾既念止計畫尺寸下與其勤上然其信
涓辰用書分舊屬備鼓役無羸登輸靡窮親以

節口二屬有䘏迄用用告成九十維日代有廢興莫必其理矦用大作溥長脉理雲雨旋甫晝夜畧刻泝彼靈翠施于岑擇維矦有材亦孔其時太守伊人如友如師雅頌流通山川依融晏瞘維期蜿蜒效工肅新龍祠亦祀司馬紀矦于碑歌舞其下終古稻粱好樂無荒終矦之功以配

麗陽

送吳侯本如內徵歸宴世儀堂碑

吳本如先生在吾臨六年政成徵爲戶曹尚書郎以去父老子弟思所以留之不可得祠之先生行有日矣謂予曰予且欲如世儀堂六年之勿息以累月一行受事長安中猝未能家食也因言世儀堂可以庥風雨納景光栖玄尊酹燕言主人回翔其間車馬之囂塵簿書之零（雜）許不

足易吾樂也予問世儀其何以儀先生曰予諸
生時有堂也樹而雉止其棟雉文禽也以爲瑞
而顏之巳而蘐從太學中遠第以去若此其祥
也得仕于鄉而再上計冬過家更堂其東匝者
方施礎刻柱而一雉復翩翩從天而下入于懷
中雉上不踰丈有咫何其高而有儀也其又祥
予而徵也乎且予先大夫儀亭先君來儀雖不

光于時而皆有隱德堂之以世儀名亦以志吾
思也予瞿然起而嘆曰有是哉江淮以南鞏昔
地而備文耿介而聞徽質青仁也耿介義也聽
察先聞智也五章禮也有此四德者可為世儀
夫鳳凰者天子之禽也故虞書簫韶九成鳳凰
來儀鴻鴈雖卿大夫之禽在易漸上九曰其羽
可用為儀則隱士也惟雉也天子可以羲而士

可以摯天子可以袞則天子之儀也士可以摯則士君子之儀也可以爲天子儀則上行而可以覗于鳳也可以爲士君子儀則平施而可以列于鴻也爲世之儀不亦遠乎且先生世有隱德至先生而光加以有功德于臨然則茲堂之爲先生儀且瑞也其又可以世次數乎予喜從父老子弟後而歌斯堂也歌曰大江以南大吳

自東有臺于縱有國于桐我侯之美世濟斯豐
合章以秀食德而融起于諸生一畝之宮盍堂
其西有棟而隆乃瑞自天我雛其容一止于梁
再集于躬齊新厥聲應以鳴鐘侯堂維何圖書
在中匪猗匪游何起何從以摯而升若彼桓躬
袞職有禰以兆華蟲離而亦潛焉矣其邕君子
儀之隮于雲鴻我侯于臨人和政通言歸京師

于焉雍容侯宴于堂載考其祥文明以止翚飛則翔有罴有熊爲龍爲光君子儀之以世其堂

渝水明府夢澤張侯去思碑

歲壬寅夏臨江新渝縣侯晉陵張夢澤先生視縣且中秩而忽以先大夫之訃行其邑之士民以千數無不星奔雨泣如失慈乳不可遮留遶之韋門或至其家而後返既而其父老子弟廻

感展側思侯侯不休聚而謀于玉几山之校曰張
侯豈忘我耶其教令皆可爲後世法盍勒之以
示後之愛民者或曰張侯恂恂儒者所施行便
民然好自匿不喜有智勇之名刻教令非侯意
然則忘侯耶曰先王之經理其民也陳其國風
而通其慕好以知吏治侯治且成吾屬得而歌
舞之歌舞者吾人之情也懼于鄙野有一人焉

文之可乎哉曰焉文之有能言者而可矣於是問諸邑之賢良文學踰五百里而贄以徵言于予予豈能言者耶蕭然爲起不獲辭進而問曰張夢澤先生者非弱冠而以文章妙天下者耶必若所云是予賤子奇復見于汝渝也予雖未見張侯而聞于往來長者知其心試言所以治渝者文老進曰侯亦非有驚詭纖厲駴絕之治

也要於便民諭貧閒于韋虔歲賦當七萬餘而
所獲常不足以半賦或逋負至于十年有令悉
追之者侯至數月喟然而泣曰賦逋至十年耕
亦有不可得而校者矣此徒爲老胥吏好利地
何益下令課吾來諭以後者餘逋須後令民乃
無譁夠大縣或先一歲而畢徵或僅如其歲諭
不能也侯與民期以十且日盡來歲春當竟也

民乃益舒矣訟以里老捕告者往往有之異哉
格不聽候召無不至者山谷之民見餓驚色喜
各自言其情無隱而侯以半詞決之皆解去侯
常推誠勸譬反覆至于父子骨肉之際未嘗不
流涕而遣之民以其風愧訟至于獄空歸所入
以廩饑民餘以待公所繕具諸生月三課以爲
飧錢至于侯自養粗厲取具而已上計至無以

爲資都下呼爲竊新渝侯笑曰非新渝竊誰當
竊者然渝乃更以侯重渝産銀中使横且至侯
意不爲屈欲引去大吏曰此非所望于賢者侯
止爲嘗一授中使前驅者纖曲有程度旁縣皆
爲折衷以待中使知侯賢且事率整辦終不來
渝也至虔還畧清江而下渝省費以千百計歲
微賜侯蹴然籲天曰礦税爲蠱天亦忘吾民耶

巳而雨甚自冬來三年邑無曠浸之憂野無流
涯江楚行道無所稽夜戶不閉民樂而歌之亦
其時也予聞之歎然而興逌而嘆曰此盛德事
也而太平之業也吾何足以言之雖然如璧肉
好其精氣有異蓋周漢間所爲俗吏苦者固已
在包苴千牘之知筐篋簿書之能中乃以文學
相緣飾非其學也予聞之往來長者皆云侯性

澹而容端學深而行夷其爲政也悃乎所謂忠信之美優游之法人知之不爲賜不知無以爲損也由此言之侯意念深至類有道者夫有道者其風澤自遠渝之不忘豈有極乎于能爲諸父老子弟之不忘也而文以言曰蘭陵之英大江之靈我侯誕生風霆角芒日月氷霜裂爲文章經于有政文明以正惟所澁幸吉篘端閒南

爲渝川壯倚蒙山侯以爲家廉貞惠和入公勤靜謀言笑咎刻皆取成晝鮮不爲則不舒不緩函良柷奸以敬其官如金如玉如布如粟如川如谷耻幅其外以望其内如彼檜佩士女日宜施于道周或遊以歌汝簸汝醑式歌且舞無德與汝豈無德與忘侯之處而思其去侯去在東衆號而從孝慈則忠侯吉而罵將雨天下視渝其

稼渝人思止爻也違止執我儀止刊山以容瞰
虎盤龍維鼎維鍾我侯夢澤思也罔極視此樂
石

臨川縣孫驛丞去思碑

吳淞孫君擢祖來視臨川之孔渡驛三年遷嶺
南巡檢以去民留之不可而思祠之祠之者賢
之也何賢乎孫君也君之賢有一時大吏所不

能辨者蓋先是驛在孔渡去郡五里遞金溪歲
水趨文昌橋以北徙驛橋東歲甲午八月之二
日橋壞歲流殺人以百十數民議當修復此橋
而偶有一二氣力無識之人謂不可復不加徙
橋他所先太守張公以爲不然力復其十一之
四餘猶爲憒憒者破敗而不修戊戌予歸田始
著復橋三不難之議而署郡事二守朱公斷然

主之得詳允以行顧下無和者君慨然起而任之曰丞之縣與橋俱晝夜察其工便朱公大喜曰丞能爾吾何憂已而梗者大起予與二三鄉紳擇吉敦延郡縣告於河神一時長吏無敢出者君曰丞業以任橋事神其聽予至期君毅然朱衣攝祠事祭告訖風日清皎人用奮悅君皆指十金犒匠氏然民愚觀望久莫爲應者予叔

尚恕謂予曰張太守時吾家修復四之二及茲
我嘗莫功以民終其事可乎不然者負丞子遂
始其一而二三鄉紳繼之民見其因圯以立易
就各有所捐一歲而告竣壬寅之臘廻春於此
橋懽呼者萬計朱公屬民而嘆曰費出入有經
工早晚有程孫丞之力也橋成而謀所以屋之
仍以君紀厥事蓋今而後知君之賢然乃以遜

去不可得而用矣予閱史譏魏西門豹旁有漳
水而不能用爲不仁且不智夫彼猶水利可以
需而行此爲水害不可旦夕待可也歲溺數十
百人略無省憂豈彼獨去民遠孫君驛與橋近
時見溺者猶已溺動心與若然則孫君之仁也
孟子曰爲政不因不可爲智橋有因而可治其
功易成明甚乃獨一孫君早見而獨決與若然

則孫君之智也一二有氣力無知之人能撼大吏不能撼一丞豈大吏皆金注者怯與若然則孫君之勇也仁且智且勇有如孫君不止寧一驛而當大事爲世津梁豈可量耶爲大吏三五年倫以去固不如孫君力成一橋功德於民不朽予故因父老子弟之情而爲之言以告世之人爲民決計便利雖一事非仁智以勇不能官

雖用亦能有所發憤張公朱公前後物故然皆

功德晉不可忘也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文

爲士大夫喻東粵守令文

余觀東粵郡縣難爲甚於西粵蓋近貿而民多奸吏易以富監司之地或廻遠察吏未精蓋余始不得不稍近士大夫以論吏可信者十之七

焉若愈於同吏斯士者所是非焉何也余螢名以來年運而往矣今與余同事斯士者皆非余故相朝夕者也直於禮數文移間模想而知其臨司於守令所在不能無昵而士大夫於守令所在不能無戀戀不能有公猶昵不能無私也故余參伍而用之此總吏治察人才之大較也而曰者守令輒持士大夫短長暗揭顯呈若恠

恐余與往來有所信用者此大不然余中州人也木強然無所諱而愛信士大夫與士大夫論吏未嘗過也無論見任如周廣州啟祥周廉州宗武其人亦已久矣而士大夫至今傳其清脩司理顯藎鄧丞志毅其官不復然矣而士大夫毋見訟其清士大夫何負爾有司耶且問有司中有謝絕士大夫偶爾相見若路人然者夫子

賊聖門年少之英其字單父也滿車而載父老
曹參漢初更事之將其守齊郡也為堂而問諸
公爾等守令材於二君子耶余以為雖夙智老
成於地方利害微渺變動有非書記所盡意知
所通者必于士大夫謀之士大夫之欺守令也
盡於其所關說之一事而已未有聞其他事皆
欺者然則士大夫固可以源源而見其賢勝者

愛而詢之以爲主其文勝者敬而詢之以爲輔詩不云乎周爰咨詢每懷靡及周詢以盡衆也今守令嘗自謂智力有餘可以獨見孤决兼可以籠制士大夫於是談笑恣意睚眦滿包賓主無交利弊安訪必且訪之吏書而巳門子而巳皂隸而巳此數種人者最不利有司之聰明亦最不喜士大夫之得近于有司也詩云其何能

淑栽胥及溺其最可恨者庸吏爲人所使貪吏
先以箱人偏於士夫家深致其罪申詳體審乃
或不然不止教下民以不恭兼亦費上官之處
分與言至此爾守令等以爲何如然則士大夫
之家可無治乎曰士大夫亦所治者也柰何不
治當先之以禮耳夫士大夫固多賢豪知書郎
甚不自愛者其當官亦知有律令數條矣兄杰

如律奉行必其身爲之父其封君有子若孫子弟有奴客揭誘者並利則平分于奴客則全歸于主理勢然也大奸惡自如律係治非大事係封君者宜姑以狀還示其封君曰人如此言未知信否善自治之夫封君固多老人習世變𥡴謫者也得此示當惶恐匍伏謝罪則禮之如初可也數其父則子悅因以化其子也如封君

再犯其子仕在近宜爲書告之遲則告於羣士
大夫曰人言其封君再矣可若何三則係其奴
治之矣如其子弟則召而敎之在諸生者以付
學官未見其難爲也曰如士大夫身親里居犯
崇不義者禁之何曰犯法大者如治庶人律其
次所以告語者如封君三則係治其奴四則係
治其子曰如斯而已乎曰有本子曰其身不正

如正人何詣石門之泉士大夫必不爭渡矣選介清之操士大夫必不懷瑛矣是故清吏之法亦清濁吏之法亦濁清吏之法法身而濁吏之法法人也且汝見食民脂膏為天子持法然已貪廉若此豈必士大夫言激乎然則自為清吏而已無息士大夫不保汝矣曰如東粵海大夫之節罷中丞之才亦可以治人矣所至不能太

治而常爲其部士大夫所危以去士大夫固有
必不可治者乎吾所云士大夫可治者乃東粤
非東吳也彼雖號難治然未嘗不敬服海公而
畏避罷公也二公雖去東吳之俗亦變又安在
東吳士大夫之難治也今以始從我東粤者宜
以敢正身以禮先人興廢必詢衆心餽帛必持
乎法饱日血食斯土循良有善士大夫必不負

族有司督責繫以煩忌禁制爲不可治之言則士大夫羅致一二存焉有所言余無戒心也如陳郡丞馮渐寄新會閱余文書不行徐察其意在便民也雅信之馮令渠治番禺每與論議常左然知其志在古人也甚重之此二事皆汝守令所見余豈以士大夫有言爲芥帶不察其後讀各安乃心度乃職無貪無殘無昏無縱以

清漲海紓朝廷南顧之憂此論

爲守令喻東粵士大夫子弟文

東粵山海緜奥不可測所爲寶藏興焉貨財殖焉然近寶而反貧多藏厚亡天之道也惟粵中人材爲天地精寶萬有益于世而無一費於其鄉古遠無論陳湛二先生之正學梁方霍三公之偉業丘海二公之博文危節至于今粵之後

學未完未嘗不稱之與古聖賢處儀等條目何
問今世哉而本院下車問俗問學乃稍有異有
云諸生得與有司過手通錢舉人輒遮有司車
言事麾之不去余喟然嘆曰嶺表多奇士何士
氣一至于此士大夫先達無能爲先耶既而親
士大夫訪故實時務無不悃款周至大率以正
對者十之八以愛惡請者一二事焉其一言故徐

聞令陸之貪其實廉而使酒不治事耳其二言

巳降瓊賊李茂之可用不可殺夫茂于嘉隆之

際殺掠焚燒海上十餘年矣不克征而受降令

居城中其衆日募他日有風塵之儆恐瓊州非

國家有也余是以追一二士大夫之教必符之

其餘士大夫之教皆是也然則嶺海士風之倣

徒其下舉人諸生未有命教者耳其上大夫爵

名行不際无違之風者固多余是以論吏舉尋
未嘗不試士大夫也而傾者一二郡縣有所疑
云某鄉先生不能于其守若令因列其里居所
爲至云包舉蛋戶不如式船爲盜或出泄盜珠
或受盜珠發覺反爲地者此自影響言之余不
忍謂士大夫有此至如云租渡船有爭業討田
有爭領稅領鹽有爭則士大夫真有至本院言

之者其億舉債鎖人子桎梏没之或倒署年月日爭買貸田宅空其價處不書買得多自填之以絕其贖或與價十二三或以貨相折或竟爲奸人報怨受其所獻產不明者遍告人買之展轉取受竟決賣之少與獻者錢以來後奸或大奴入市買物不售輒取物頓置道上破敗之詬駡而去以此持小貨不敢過士大夫之門郡縣

言往往如是一何市井鄙細人之甚也然此豈非士大夫所爲亦其家子弟貧薄失教無行義一至此耳雖然子弟亦不可以無教也禮于父母幾諫得罪于鄉黨州閭寧熟諫三則號泣而隨之況于子弟父兄乃得而義方之者乎夫士大夫子弟猶吾子弟也余不明于義方亦有一得之勸可乎夫士大夫子弟固有擧于鄉若矣

賓興之詩曰示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言爲鄉所舉者爲王嘉賓民之望也如復輕恌暴亂即與細民何異甚則有細民自愛所不爲者以此稱嘉賓不已羞乎于是鄉中細民得而輕之矣况在有司復安所見重而相賓禮乎噫知此鄉行如此智量福業可知他日受官或值此有司同事詎復以可人相待乎試觀士大夫享長齡

者其心必有以愛人其行必有以重于世亦有
褊心薄行而類通顯者然其名必壞其後亦衰
不全寧爲彼不爲此也陳江門海忠介亦何必
成進士乎其號爲秀才者于編氏中才且秀也
如已不才于父母之邦其亦不秀甚矣夫以布
帶之士加以各家如肯折節好義其名易出于
平人而乃于鄉閭中無所比數如此深爲惜之

至于士大夫子弟有同爲白民而倚奪鄉閭者不勝則忿曰必欲假一巾帶而後可嗟夫再世之後編氓一也汝今日無奈人何人他日亦無奈汝何矣然則勢力不行正爲佳事不足忿也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以近喜言辟如忠孝慈讓皆所謂德也宗黨善之州閭譽之天下後世聞者莫不歎慕之可

謂至榮此君子所懷即君子之土也小人務廣田宅而已田宅亦土也然君子以德爲土萬世居之小人以土爲土沒世而復陵替于他人故懷土不如懷德之寧也刑者如今日陳說律令以儆聾爾等是也當以此爲懷見幾而遠罪若我等官司聽汝說事害人名雖爲惠實汝毒也小人無知喜順而惡逆故懷惠而忘刑已而涉

于刑或免冠乞哀或褫服受係舉人秀才賢公
子不爲而爲皆前獄內之人哉玉杯盛溲此之
謂也雖然豈能無觖于士大夫乎父兄子弟之
師也士大夫爭渡爭莳其子弟有不弟者乎士
大夫領税領鹽其子弟有不領者乎士大夫害
鄉閭不德其子弟必不懷德矣士大夫僣官府
行刑其子弟必不懷刑矣乞人臧婦前愛其子

未有教其各以纍者也以一二士大夫所為令子弟效之敗名滅種此何異憂子弟之饑而食之以毒藥乎予曰吾未見過而內自訟者即士大夫有一二過舉者懼然謂其子弟曰吾今日以往多非人所為汝等良子弟慎毋效之惟孝友慈讓是為爭渡船不如漁者之讓抵也爭蒔田不如耕者之讓畔也領稅領鹽不如領詩書

仁義之爲害也使鄉里稱爲小人不如使鄉里稱爲君子使他日稱爲惡種不如使他日稱爲善門如此雖陳湛梁方諸公之訓子亦何以遠過于斯乎詩不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本院之言神之所聽也此諭

續棲賢蓮社求友文

歲之與我甲寅者再矣吾猶在此爲精作使勉

於伎劇爲情轉易信於痿痱時自悲憫而力不能去嗟夫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非類吾行於世其於情也不爲不多矣其於想也則不可謂少矣隨順而入將何及乎應須絕想人間澄情覺路非西方道社莫吾與歸矣昔遠公之契劉遺民等十八賢爲上首而康樂高才求與不許淵明嗜酒而更邀上名跡既遷勝

事遂遠至趙宋省常昭慶之社廬有向王二相
國名隱跡不著亦足致慨於出世之難矣吾弱
冠徘徊隱譜池上因而自念異日投簪歷其在
此四紀而餘因循未果適欲奮飛關邁續社而
彼林鶗傳頗礙棲遲諸所高深去人大遠津梁
一處允惟厥中則有唐少室山人李公所隱棲
賢故基谷林石淙雷動草震橋名三峽衙涯吡

聽空寒應心五老雙流傾其左側龍淵鹿洞毀

其近間冥不盡之靈墟而無爲之盡境也中有

平疇媛曲芬亭斯儲谷口江乘延接非遠與言

葺築無負初懐冬春間復開九江分司錢塘葛

公加意道業亟遣依之奠成斯事比度華門葛

公幅巾歸趣而棲賢老釋樂愚寔來樂愚故有

淨行可語者旋告之故樂愚曰亦其時也高天

銷於熾炭大地沉於積流況此聚沫之軀懸輿
之恩乎雖然非有同心安能久處曷若遂蹤林
遠大啟宗雷庶使鸞鶴相依蘭菊無絕耳吾愧
其言自惟素尚淺於淵明襟心廣於康樂而敢
擅嗣盟以淳前哲巳而靜思有足述者晉宋之
間世道奇側遠公夷迹諦交實深玄遠我明一
家恢然道廣才度之士韜藝交容慕類以悲感

慼與[illegible]叟亦語嘿之通懷遑來之大致矣且吾
有三友湯嘉賓久慨嘆於棲賢岳潛初近勤施
於昭靈臺之續斯盟也成斯役也二公首其許
我乎嗟夫匡蠡之名迹鉅矣宇宙之名流盛矣
遺民通隱必有周劉散騎舍人未乏詮炳費神
明於匪妙委日用於無常情有所必窮想有所
必至苟懷千秋之寄者皆將有感於斯言耳

玉茗堂全集